

龍
舒
淨
土
文

王龍舒國學傳

雲棲沙門祿宏譔

宋王日休。龍舒人。端靜簡潔。博極經史。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之歸。自是精進念佛。年六十。布衣蔬食。日課千拜。夜分乃寢。作淨土文勸世。將卒。三日前。徧別親識。有不復相見之語。至期。讀書罷。如常禮念。忽厲聲稱阿彌陀佛。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如植木矣。邦人有夢二青衣引公西行者。自是家家供事云。贊曰。龍舒勸發西方。最爲激切懇到。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至於臨終之際。殊勝奇特。照耀千古。嗚呼。豈非淨土聖賢入塵垂手者耶。

丞相周益公贊

皇皇然而無求。惕惕然而無憂。憫頽風之將墜。攬衆善以同流。導之以仁義之原。誘之以寂滅之樂。人見其有作。而莫識其無爲。故中道奄然而示人以真覺。

晉軒李居士贊

心焉遺塵。迹則混俗。龐居士之修持而無家。何子季之精進而不肉。禪宗立言。瑩徹羣疑。崇蓮池之梵行。洞祖佛之神機。礪然顙顙。約略撫績。湛然一性。唯安。

養之歸。

龍舒淨土文序一

阿彌陀如來以大願力攝受羣品。繫念甚簡。證果甚速。或者疑之。余嘗爲之言。阿彌陀佛卽汝性是。極樂國土卽汝心是。衆生背覺合塵。淪於七趣。立我與佛。天地懸隔。佛爲是故。慈悲方便。開示悟入。現諸無量如幻三昧。莊嚴其國。備極華好。復以辯智而爲演說。令諸衆生歡喜愛樂。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如來。欲生其國。卽此一念。清淨堅固。還性所有。與佛無異。當是念時。不起於座。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悉皆現前。如是修習。乃至純熟。幻身壞時。此性不壞。金蓮華臺。由性種生。往生其中。如歸吾廬。諸佛菩薩。卽我眷屬。性無異故。自相親愛。友人龍舒王虛中。端靜簡潔。博通羣書。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西方之歸。自是精進。惟佛爲念。年且六十。布衣蔬茹。重趺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遑惜。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望之者信其爲有道之士也。紹興辛巳秋。過家君於宣城。留兩月。始見其淨土文。

凡修習法門。與感驗章著。具有顛末。將求信道。鋟木傳焉。諉予序其書。故爲之題其端云。虛中名曰休。十月旦。狀元歷陽張孝祥序。

龍舒淨土文序二

華嚴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然世之所謂修淨土者。不可以不信也。淨土乃西方極樂世界。其中種種殊勝莊嚴。阿彌陀經載之詳矣。阿彌陀乃彼中之佛。未成佛以前。有四十八願。願願度人。衆生願生彼國者。一稱其名。隨念往生。末世之人。皆於命終氣絕之後。令他人稱念十聲。謂之十念。何益於事。卻不知於平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念念不離西方淨土。念念願見彼佛。彌陀。直至命終。不差。不亂。蓮臺上品。決定化生。五濁惡世。更不再入。但闡提之流。不信有之。被惡業昏翳。既不能自修。又障他人修。此入地獄如箭射。誠可憫也。譬如遐邦絕域之人。居處服食。不異禽獸。安知有中國富貴快樂。一旦或有語之者。咸以爲妄。其中乃至一人聽而信之。念慕中國。大厭彼土。願身沒而生焉。今生中國之人。豈無若輩乎。此世界中。豈無遐邦絕域乎。既有南瞻部洲。便

有西方淨土。捨此生彼。亦理之常。惡得而不信。諸佛無妄語。佛語不誤人。先賢達士及禪門宗師。亦多修淨土。惟龍舒王居士。信之篤。修之勤。正念現前。臨終明白。淨土之歸無疑矣。自利利他。又作淨土文十卷。引三教經書爲證。方便利益。開導後人。可謂一念萬年。歲久板翳。不任披閱。吾姪呂元益遜齋。自號康廬隱客。乃先兄道山左丞之子。夙植善本。來生我家。行已立身。靡不在道。饑寒病苦。周恤有恆。道釋諸經。印施饒益。修行淨業。惟己自知。紛紛盆盎中。見此古墨洗。余甚嘉之。宜其咸稱爲善人君子也。發心重爲刊梓。欲壽其傳。願一切衆生。悉歸淨土。刊至第四卷第九第十板。鐵筆有礙。出舍利三顆。嵌罅深隱。光彩耀燦。衆驚異焉。此皆阿彌陀佛悲智示現。龍舒居士願力不泯。吾姪信心堅固所致。謂佛法無靈驗。西方無淨土。可乎。舊板重刊。善緣圓滿。諸仁者切莫於紙上板上。作背向兩般錯會。雖然。本性彌陀。唯心淨土。豈欺我耶。吁。仁智之見。有不同。中人以上。可語也。於是乎書。延祐三年歲次丙辰中秋日。同修淨土信士奉訓大夫前江淮等處財賦都總府副總管古壽呂師說書於潯陽寓舍之信堂。

重刻龍舒淨土文題詞并序

釋印光謹撰

衆生心性與佛同儔。由迷背故。輪迴不休。如來慈愍。隨機說法。普令含識。就路還家。無奈根性。萬有不齊。非出格人。決難出離。因茲特開淨土一門。普攝一切。上中下根。五逆十惡。地獄相現。一念投誠。卽登彼岸。等覺菩薩。德與佛齊。尙須往生。方證菩提。博地凡夫。具足煩惱。不肯念佛。如何是好。寄語世人。同生信願。執持佛號。始終莫變。待至臨終。蒙佛接引。頓出五濁。直登九品。見佛聞法。親證無生。乘大願輪。普度有情。

淨土法門者。如來徹底悲心。普度衆生之法門也。令彼無力斷惑。具縛凡夫。信願持名。現生了脫。與觀音勢至同爲伴侶。上而至於等覺菩薩。位鄰佛果。尙須往生。方成正覺。至頓至圓。徹上徹下。超越一代時教。所說一切法門。以故當佛說彌陀經時。六方諸佛出廣長舌。一音讚歎。稱爲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又謂我釋迦世尊。能爲甚難希有之事。而我世尊。自敍宿因。謂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證菩提。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令其聞者。

信受奉行。以究竟暢已出世之本懷而已。然此法門。甚深難測。雖經諸佛本師。交相勸信。而世之疑者。猶復甚多。不但世智凡情不信。卽深通宗教之知識。猶或疑之。不但知識不信。卽已證真諦。業盡情空之聲聞緣覺。猶或疑之。不但小聖不信。卽權位菩薩。猶或疑之。卽法身大士。雖能諦信。尙不能窮源徹底。良以此之法門。以果覺爲因心。全體是佛境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非彼諸人智所能知故也。我輩凡夫。仰信佛言。依教奉行。自獲實益。若得聞此不思議法門。便是多劫深種善根。况信受奉行乎哉。溯自大教東來。遠公創開蓮社。嗣後宗教高人。無不弘贊。如智者。慈恩。清涼。永明等。以其爲初機入道之第一要門。華嚴成佛之末後一著也。由是具縛凡夫。仗佛力以了生死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知也。當南宋時。吾宗先德。有龍舒居士。名曰休。字虛中者。乘願再來。以身說法。雖在塵俗。不納妻室。雖入國學。不履仕途。發揮儒佛之心宗。教授具信之子弟。又欲同人。咸生淨土。作爲此書。普徧倡導。言淺而典。理深而著。俯順劣機。循循善誘。曲盡婆心。無所不至。恐其畏難不入。故以晨朝十念。作普攝羣機之最勝方。

便待其漸入漸深。如得嘉肴。既知其味。則日用云爲。自能拳拳服膺。唯佛是念。非限於一茶之頃。以爲定章也。倘能具真信願。畢生堅持十念。決定往生。况更能加功用行者乎。不但此也。卽絕無信願。絕不修持。知有彌陀聖號。亦爲不可思議善根。何以故。以由知故。遇境逢緣。便能提起。如陳企被所殺之怨鬼見逼。由念佛而鬼遂不現。因茲畢世念佛。臨終往生。且能歸而敘述前因。親現生西。本身妙相。使先未預聞。則便被鬼奪命。永劫沈淪矣。所以觀經三福。初則世善皆堪回向。及至九品。末則獄現尙獲往生。至于一心不亂。妙觀圓成。證三昧而往生者。更不須言矣。是知淨土法門。普攝羣機。了無棄物。猗歟大哉。其書以真信切願。持佛名號。卽生決定往生爲宗。詳觀斷疑生信。普勸修持。往生事迹。特爲勸諭等。以及居士一生所行。末後所現。則上中下三根。無根不被。信願行三法。無法不彰矣。爰付剞劂。普徧流通。企酬釋迦說法。諸佛證明。列祖傳燈。居士著書之大慈悲心。于刹塵海滴云耳。

龍舒淨土文目錄

傳一篇

贊二篇

序四篇

第一卷 淨土起信 九篇

第二卷 淨土總要 七篇

第三卷 普勸修持 九篇

第四卷 修持法門 十五篇

第五卷 往生事迹 三十篇

東晉遠法師 東晉劉遺民

東晉關公則 石晉張抗

宋僧曇鑑 南齊僧慧進

後魏僧曇鸞 隋僧道喻

唐僧善導 唐僧懷玉

唐啓芳圓果 唐僧自覺

唐僧少康 唐僧惟岸

唐尼淨真 唐房翥

唐李知遙 唐姚婆

唐溫靜文妻 唐張鍾馗

唐張善和 石晉僧志通

永明壽禪師 宋僧可久

宋金大公 宋黃打鐵

宋吳瓊 宋荆王夫人

宋觀音縣君 宋馮氏夫人

第六卷 特爲勸諭 三十七篇

勸士人 勸有官君子

勸在公門者 勸醫者

勸僧 勸參禪者

勸富者 勸貪吝者

勸孝子 勸骨肉恩愛者

勸婦人 勸僕妾

勸農者 勸養蠶者

勸商賈 勸工匠

勸多屯蹇者 勸骨肉怨憎者

勸漁者 勸網飛禽者

勸爲廚子者 勸作福者

勸誦經人 勸貴人

勸大聰明人 勸賣酒者

勸開食店者 勸屠者

勸在風塵者 勸罪惡人

勸病苦者 勸疾惡欲爲神者

勸軍中人 勸惡口者

勸童男 勸室女

八八兒口生蓮花

第七卷 指迷歸要 七篇

青草堂後身曾魯公

戒禪師後身東坡

詰老後身多憂苦

古老後身耽富貴

西方如現受官

三菩薩修兜率

法華尼後身作官妓

第八卷 現世感應十八篇

見殺生念佛得福

陳企念佛卻鬼

鄒賓王念佛夢覺

張繼祖念佛薦亡

劉慧仲念佛安寢

阮嫂念佛眼明

閻羅王勸蔣婆念佛

邵安撫念佛脫難

念佛風疾不作

夢中念佛脫恐懼

念佛屋不壓死

念佛痞疾遂愈

念佛痼疾皆愈

繡佛舍利迸出

佛像常有舍利

夢佛遂得聰辯

念佛治病得愈

念佛孫兒免難

第九卷 助修上品十六篇

習說

施報說

食肉說

飲食男女說

福慧說

爲君子說

阿羅漢說

二天人說

第十卷 淨濁如一十篇

情說

六根說

心乃妄想說

葛守利人說

至人延年說

戒殺盜淫說

貪折前程說

習慈說

爲聖爲佛說

楞伽經說

小因果說

即是空說

眞性說

五蘊皆空說

廢心用形說 用形骸說

齊生死說 我說

跋五篇

廬陵李氏夢記

附錄一

超脫輪迴捷徑

普勸修持

念佛報應因緣

附錄二

智者大師勸專修淨土

長蘆蹟 勸參禪人兼修淨土

永明壽 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承相鄭清之勸修淨土文

慈照宗主臨終三疑四關

善導和尚臨終往生正念文

慈雲懺主晨朝十念法

通行念佛日課法

龍舒淨土文卷第一

宋國學進士王日休撰

予徧覽藏經及諸傳記。取其意而爲淨土文。無一字無所本。幸勿以人微而忽其說。欲人人共曉。故其言直而不文。予龍舒人也。世傳淨土文者不一。故以郡號別之。

淨土起信一

淨土之說。多見於日用之間。而其餘功。乃見於身後。不知者。止以爲身後之事而已。殊不知其大有益於生前也。何則。佛之所以訓人者。無非善。與儒教之所以訓人。何以異哉。唯其名有不同耳。故其以淨土爲心。則見於日用之間者。意之所念。口之所言。身之所爲。無適而非善。善則爲君子。爲大賢。現世則人敬之。神祐之。福祿可增。壽命可永。由是言之。則從佛之言。而以淨土爲心者。孰謂無益於生前乎。其次爲業緣所奪。而不能專志於此。苟有志焉者。亦惡緣可以自此而省。善緣可以自此而增。惡緣省而不已。終必至於絕。其惡善緣增而不已。終必至於純乎善。惡既絕矣。善既純矣。非爲君子而何。非爲大賢而何。由是言

之。則從佛之言。而以淨土爲心者。孰謂無益於生前乎。又其次。不知禮義之所。在。不知刑罰之所畏。惟氣力之爲尙。惟勢力之爲趨。苟知以淨土爲心。則亦必知省己而自咎。所爲雖不能皆合於禮義。亦必近於禮義矣。雖不能盡超乎刑罰。亦必遠於刑罰矣。漸可以脫小人之域。而終爲君子之歸。庸人稍知佛理者。世必目爲善人。此其效也。由是言之。則從佛之言。而以淨土爲心者。孰謂無益於生前乎。或曰。從孔子之言。而以儒教爲心。豈不益於生前。何必淨土哉。曰。此世間法耳。非出世間法。世間法。則不出於輪迴。出世間法。則直脫輪迴之外。淨土既益於生前。又益於身後者。以其兼世間出世間法故也。

淨土起信二

淨土之說。有理有迹。論其理。則見於日用之間。而未嘗離。前篇所言是也。論其迹。則見於早晨一茶之頃。而不必終日泥。十念法門是也。蓋修持法門有九品。人人皆可以修。雖罪惡之人。佛亦不棄。回心向善。則爲善矣。故此十念法門。人皆可以通行。譬如久爲暗室。一燈照之。則爲明矣。故雖殺牛屠馬之人。放下屠

法簡而報大。不
修真錄

得失之小者能
知而大者不能
知。嗜欲蔽其心。
故顛倒如此也。

刀亦可以修。所以修者不難。亦不妨一切俗事。故在官不妨職業。在士不妨修讀。在商賈不妨販賣。在農人不妨耕種。在公門不妨事上。在僧徒不妨參禪。凡一切所爲皆不相妨。故曰其修持工夫見於早晨一茶之頃耳。遂可以爲萬萬劫不壞之資。人何爲而不修乎。今有販物者一錢而得兩錢之息。則必自喜。以爲得息之多矣。行路者一日而及兩日之程。亦必自喜。以爲及程之多矣。是於外物小有所得而知其喜也。或兩錢而得一錢之價。必憂之以爲喪本。兩日而及一日之程。亦必憂之以爲費日。是於外物小有所失而知其憂也。何於吾身之光陰有限。則汨沒以過。其失大矣。而不以爲憂。於淨土之因緣難遇。幸而知之。其得大矣。而不以爲喜。是徒見小得失而知憂喜。及得失之大者。則不能知。何不思之甚也。況不費時刻用力甚少。而收功有不可盡言者。人何爲而不修乎。此時不修。可痛惜哉。可痛惜哉。

淨土起信三

人驟聞淨土之景象。多不信之。無足怪也。蓋拘於目前所見。遂謂目前所不見。

井蛙不足以語
海夏蟲不可以
語冰不信淨土
者亦猶是也

彌陀無虛願釋
迦不妄言萬萬
無可疑者

者亦如此而已。且如陋巷糞壤之居者。安知有廣廈之清淨。小器藜藿之食者。安知有食前之方丈。弊篋錙銖之蓄者。安知有天府之充溢。故處此娑婆濁世。不信其有清淨佛土。所以生長於胞胎。不知彼有蓮華之化生。壽不過百年。不知彼有河沙之壽數。衣食必由於營作。不知彼有自然之衣食。快樂常雜於憂惱。不知彼有純一之快樂。然則佛之所言。不可以目前所不見而不信也。況佛切戒人以妄語。必不自妄語。以誑人。世人妄語者。非以規利。則以避害。佛無求於世。何規利之有。佛視死生如刀砍虛空。何避害之有。是佛無所用其妄語也。世間中人以上者。猶不肯妄語。以喪其行止。況佛乎其言可信。無足疑者。故先賢云。佛言不信。何言可信。昔有以忠臣爲姦黨者。刻之於石。天雷擊之。今以金寶綵色。鐫刻裝繪。以爲輪藏。貯佛之言。供以香華。嚴以神龍。使其言之妄。則又甚於姦黨之碑。何爲歷千百歲。而天雷不擊之哉。以其言之誠也。言之誠而不信。將何俟哉。是故淨土之說。更無可疑者。況自古及今。修此者感應甚多。尤不可以不信者也。感應在第五卷。

今之論釋者。但曰釋氏談空。而不知入德之門。必由戒惡勸善。儒釋未嘗不同也。

淨土起信四

儒者或以釋氏之徒無戒行。故輕其教。而因以不信淨土。是不然。豈可以道士不肖而輕老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智者尙不以人廢言。況可以其徒而輕其教乎。釋氏之教。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其世間法與吾儒同者。不可以縷數。姑舉其大者言之。釋氏之所以孳孳訓世人者。無非戒惡勸善。而吾儒何嘗不戒惡勸善哉。且以目前言之。佛以殺生偷盜邪淫爲身三業。而孔子言勝殘去殺。詩人言文王德及鳥獸昆蟲。是豈不戒殺哉。盜固不在所言矣。孔子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詩人刺不好德而悅美色。是豈不戒邪淫哉。佛以妄言綺語兩舌惡口爲口四業。孔子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豈不戒妄言也。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豈不戒綺語也。書稱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豈不戒兩舌也。惡口謂之惡怒之聲。尙未至於穢語。荀子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未嘗不戒惡怒之口也。佛又以貪瞋癡爲意三業。孔子謂見得思義。是則戒貪矣。謂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是則戒瞋矣。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是則戒癡矣。由此言之。儒釋未嘗不同也。

佛爲一切智。能洞悉去來現在。而轉無上妙法。輪儒者未能如此。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

今之禪門中往

其不同者。唯儒家止於世間法。釋氏又有出世間法。儒家止於世間法。故獨言一世而歸之於天。釋氏又有出世間法。故知累世而見衆生業緣之本末。此其所不同耳。欲知釋氏之所長。須看楞嚴楞伽圓覺與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及曉金剛經之理。未能如是而遂非之。則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之者。可不戒哉。誠如是。則釋氏爲可信矣。其言淨土。烏可以不信哉。所謂出世間法。淨土。尤其要者。不可以不勉也。

淨土起信五

世有專於參禪者云。唯心淨土。豈復更有淨土。自性阿彌。不必更見阿彌。此言似是而非也。何則。西方淨土。有理有迹。論其理。則能淨其心。故一切皆淨。誠爲唯心淨土矣。論其迹。則實有極樂世界。佛丁寧詳復言之。豈妄語哉。人人可以成佛。所謂自性阿彌者。固不妄矣。然猝未能至此。譬如良材。可以雕刻佛像。而極其華麗。必加以雕刻之功。然後能成。不可遽指良材。而遂謂極佛像之華麗也。是所謂唯心淨土。而無復更有淨土。自性阿彌。不必更見阿彌者。非也。又或

往有此等人。大
言不慚。目誤誤
人居士此論斷
不可少。

試問參禪者遇
大暑大寒。能無
異於和煦時乎
居糞廁中能無
異於明窗淨几
乎。若未能如此
且腳踏實地。同
修淨土。

信有淨土。而泥唯心之說。乃謂西方不足生者。謂參禪悟性。超佛越祖。阿彌不足見者。皆失之矣。何則。此言甚高。竊恐不易到。彼西方淨土。無貪無戀。無瞋無癡。吾心能無貪。無戀。無瞋。無癡乎。彼西方淨土。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欲靜則靜。欲去則去。吾思衣而無衣。則寒惱其心。思食而無食。則饑惱其心。欲靜而不得靜。則羣動惱其心。欲去而不得去。則繫累惱其心。是所謂唯心淨土者。誠不易到也。彼阿彌陀佛。福重山海。力挈天地。變地獄爲蓮華。易於反掌。觀無盡之世界。如在目前。吾之福力。尙不能自爲。常恐宿業深重。墜於地獄。況乃變作蓮華乎。隔壁之事。猶不能知。況乃見無盡世界乎。是所謂自性阿彌者。誠不易到也。然則吾心。可以爲淨土。而猝未能爲淨土。吾性。可以爲阿彌。而猝未能爲阿彌。烏得忽淨土而不修。捨阿彌而不欲見乎。故修西方見佛。而得道則甚易。若止在此世界。欲參禪悟性。超佛越祖。爲甚難。況修淨土者。不礙於參禪。何參禪者。必薄淨土而不修也。大阿彌陀經云。十方有無量菩薩。往生阿彌陀佛國。彼菩薩。尙欲往生。我何人哉。不欲生彼。是果勝於諸菩薩乎。由此言之。唯心淨土。自